

（上接第三版）

相對的，對於古印度婆羅門教所做的絕對結論：「此是真理，餘者皆非」，佛陀持保留態度，認為在婆羅門教徒中，包括老師以及老師的老師們，乃至婆羅門經原作者，若沒有一個人親身確知確見真理，如此就教盲人指引著盲人。所以在未證得真理之前，任何有智慧的人都不應作「此是真理，餘者皆非」的結論，最多只能說是他所保有的信仰，而不需把他的信仰當做唯一真理。<sup>14</sup>

#### （六）、求真求實

佛教對於不同觀點，帶有傾聽和包容的態度，至於佛教到底是否是宗教，還是一套哲學，這都不該是重點，因為佛教仍舊是佛教，不管貼上什麼樣的標籤，佛陀的教法依然如此。所謂「玫瑰叫做雞蛋，其仍舊芬芳」，可知標籤是不相干的，重要的是實質內涵。<sup>15</sup> 而如何從制式的認識及意識型態中，或所謂特定的標籤掙脫出來，擺脫明瞭真理的障礙，也成為佛教特點之一。

#### （七）、實證態度

對於尋求真理的人來說，真理的來源是無足輕重的，因為研究某種思想的源流及演變是學術界的事。事實上，如果單單為了明瞭真理，甚至不需要知道這教義是否為佛說，或是他人所說，重要的是知與親見真理。《佛陀的啟示》即指出在巴利藏《中部》第140經中，有一則很重要的記載，可資佐證：

曾有一出家人與佛在同一屋簷下過夜，這年輕人的儀態舉止輕安莊嚴，佛就問他：「比丘啊！你是在誰的名下出家的人？誰是你的導師？你服膺誰的教誡？」年輕人回答說：他的老師是一位釋迦族後裔，已得了阿羅漢果，是一位覺行圓滿的尊者。從此對話中，可知此年輕人並未真正見過佛陀，並不知道說法的是誰，所說的是誰的法，但卻瞭解佛所說義，而切身得到佛法的好處。<sup>16</sup>

可知，只要藥效好就可治病，未必需知藥方是誰配的，藥是那裡來的；如此也顯示佛教之重實證、實用和實效，而符現今的科學精神。

#### （八）、主智傾向

所有的宗教幾乎都是建立在信仰的前提下，但在佛教裡，重點卻在「見」（seeing）——知與瞭解上，而即便是重「信」，如此之「信」（Pali. *Saddhā**Skt.sradhā*）也不是單純的信仰，而是由確知而生起堅定的心。換言之，佛教的「信」含有如實知見的意涵，即佛教的「信」是見解的問題，不是相信的問題。如《佛陀的啟示》表示經典上說：「比丘們啊！我所說離垢除染，是對有知見的人說的，不是對無知無見的人說的啊！」此外，佛教所指進入真理的人，用「得淨法眼」（Dhamma-cakkhu）一詞，也是意指如實認識、如實明瞭之意。<sup>17</sup>

己的宗教掘了墳墓，也傷害了別的宗教。凡是尊重自教而非難他教的人，當然是為了忠於自教，以為『我將光大自宗』，但是，相反的，他更嚴重地傷害了他自己的宗教。因此，和諧是好的；大家都應該傾聽，心甘情願地聆聽其他宗教的教導。」Walpola Rahula, What the Buddha Thought, p.4-5.

<sup>14</sup>《佛陀的啟示》還指出，佛陀表示如人有信仰，而他說「這是我的信仰」，這樣溫和含蓄的態度可說是護法了；而不可進一步地得出一個絕對的結論：「此是真理，餘者皆非」。佛陀說：「凡執著某一事物（或見解）而藐視其他事物（見解）為卑劣，智者叫這個是桎梏（fetter）。」Walpola Rahula, What the Buddha Thought, p.10.

<sup>15</sup> Ibid., p. 3.

<sup>16</sup> Ibid., p. 6-7.

<sup>17</sup> Ibid., p. 9.

\*\*\*

以上可知，佛教未必能說是一種科學，但不能否認的是佛教中含有深刻的科學精神，與西方科學的態度一致。意即，佛教有諸多面向和科學相呼應，此包括人本、理性、實證、求真、自由等，因此佛學雖不即是科學，但佛學實有相合於科學精神之面向；而且佛學不即是科學，亦在於佛學還包括人文價值和道德理想的反思和導向。而倘若要求佛學思想體系都必須「除魅」，則不免顧此失彼，不能兼顧物質世界和價值世界的兩面。如此之「科學化」，可謂僅剩世俗諦的佛法，不談勝義諦更高層次的超越理想；或者相反的，僅剩勝義諦的佛法，所談都是純正真實、第一義的佛學內涵，忽略世俗諦面向教化眾生的方便權用。

#### 三、佛教對科學之可能批判

#### （一）、「一種」觀點而非「唯一」

理性和科學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但未必是「唯一」方式；佛教除重視論理的智性判斷，亦重親身體證（「以身作證」）。且經論述及的「超自然」現象有些涉及到宗教經驗，而未必能從「學者」之見看待「行者」之證；其中雖有幻覺錯覺之可能，但未必能一概否定一定程度的真實性。

易言之，所謂「超自然」描繪是宗教經驗的結果，可說是「以心傳心」，以切身的體驗相互傳承著，就認識的路徑而言是體感式的（embodied）的，而且是知道如何（know-how）的知識，屬於人身體的感知體悟，而未必僅是大腦內理智運作的範疇。而多數學者頭腦發達，但身體敏銳度相對顯得僵硬遲緩，故學者之聞思工夫難及於諸多體證境界，而以神秘、迷信說之。

宗教徒在虔誠信仰或者修持體驗中所建構的，固然不可盡信，但科學家實驗和觀察所得的一切理論，亦未必顛撲不破。在宗教行者看來，此仍是世俗理智的世俗認知，仍是世智辯聰的產物，如佛典中說若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任何的論議都陷於「黑法」<sup>18</sup> 僅是愚闇不明的道理而已。此一如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論究理性的限度所在，其《純粹理性批判》總結表示人能知道現象，但「物自身」（thing in itself）卻不可知，進而提出「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來確保道德暨價值世界的存在。

反觀科學以理論理性（theoretical reason）為主導進行的客觀研究，此所謂的「客觀」亦僅是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有別於個人主觀或者特定文化下的認識，但脫離主觀或不落入某種文化觀點，不代

<sup>18</sup> 此見南傳《增支部》說：「彼等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論阿毘達磨論、毘陀羅論，陷於黑法。」轉引自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Y 35p573-574）

<sup>19</sup> 史諾(Charles Perry Snow)在1959年提出了「兩種文化」，從他所出版的《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史諾認為今天的兩種主流文化為「科學」與「人文」，而兩種文化可說代表對這世界認識之兩大取徑。史諾之後，1995年布羅克曼（John Brockman）出版《第三種文化》(The Third Culture: Beyo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宣告新的「第三種文化」成形，而事實上此「第三種文化」不過是科學文化的延伸，以科學的觀念、方法和價值，取代人文學門的傳統探索，讓科學家領軍人文的討論，包括宇宙起源、生命意義、心靈現象等問題，他稱這些科學進路的人文探索為「新人文主義者」（包括Steven Pinker、Daniel C. Dennett、Marvin Minsky等人），詳可參考2003年出版的《新人文主義》（The New Humanists: Science at the Edge）。而布羅克曼所謂的「新人文主義者」，大致亦是自然主義者（naturalist）。

表沒有觀點，因其自身也可說是一種文化。<sup>19</sup> 換言之，自然主義者對佛教發出「自然化」的聲音，然而如此之「化」（-lize）已然某種立場的預設，甚至是某種成見或偏見，已帶上有色眼鏡下的認識和理解，而這就中觀學而言乃是一大禁忌。

意即，科學所描繪的世界是一種認識的方式，但卻不是絕對的。科學理論幫助我們認識世界，而認識往往要透過語言概念，藉由語言描繪使在認知上有所掌握。而既然必須藉由語言，即便是一種科學語言，如此語言的使用不免也有所限制，因為沒有一個完美的語言系統能作精準描繪，有時反倒被其所框限。<sup>20</sup> 就中觀學而言，語言概念是方便性的暫時施設，而以「假名」（*prajñāpi*）稱之，但一般人的名言認識，容易隨言、隨概念而進行擬像建構，即所謂「隨言取義」<sup>21</sup>，而擬議對世界的認識，然真正的實相未必如此。換言之，科學語言的描繪，可說是將日常之認識轉成科學語言，在這樣的語言下進行解釋，但也可說是翻譯或轉譯的過程，即解釋可視為是某種轉譯；或者所謂的科學解釋，已包括一定程度的翻譯或轉譯。而正如哲學家W. V. Quine所說的「翻譯的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sup>22</sup>，凡是術語轉化即存在一定的限制。

既然科學可說是有別於宗教、文學等人文學科等另一種文化，其本身就有它的限制，乃至障蔽，意即科學之眼下的實相，仍舊是某個視域下的實相，仍是以「副詞」（adverb）的方式，引導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乃是「客觀地」（objectively）認識這個世界，但不代表是客觀的知識。就佛學觀點，所謂「萬法唯識」或「一切唯心造」，表示對世界的認識，都是預設一定認知結構下的產物，科學進路的認識，亦不外如此。如顯微鏡下微觀的生命，僅是認識「生命」的一個視角而不能說是全部，因生命亦有宗教或道德層次下的內涵，如此科學之眼即有其見與不見。（本文未完待續）

<sup>20</sup> 從日常語言轉譯成科學語言做認識，有其一定的限制；例如「水」的化學組成分子是H2O，但H2O能窮盡「水」此概念的全部嗎？恐有困難。至少在東方哲學中，「水」的概念有著豐富的意象，包括道家的柔軟、佛教的清淨等。

<sup>21</sup> 「隨言取義」一詞可見於《大乘入楞伽經》，經云：「復知菩薩眾會之心，及觀未來一切眾生，皆悉樂著語言文字，隨言取義而生迷惑，執取二乘外道之行。」(CBETA, T16, no. 672, p. 589, b9-11)而這樣的「隨言取義」，成為眾生惡趣輪迴的要因之一，如《大乘入楞伽經》又云：「若隨言取義，建立於諸法；以彼建立故，死墮地獄中。」(CBETA, T16, no. 672, p. 610, a27-28)

<sup>22</sup> 所謂「翻譯的不確定性」，顧名思義，大致是指是不同語言間進行翻譯時，我們難以斷定其必是最精確的翻譯；不同人的不同譯本常會有出入，即是例證。此翻譯的不確定性和指稱的不可測度性(inscrutability of reference)有一定關聯，如奎因的《真理的追求》(Pursuit of Truth)書中（頁50）認為「指稱的不確性」比「指稱的不可測度性」要好一些。而此是否與科學界所謂的「測不準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是否有相互比擬的空間，也值得我們留意。



本文作者林建德老師，係國立臺灣大學哲學博士，目前是佛教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學術專長為「佛教哲學」、「人間佛教思想」及「佛道比較宗教」等。



<b>經</b>	<b>雜誌</b>
國內郵資已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灣字3019號	中華郵政台北誌第 678號執照 登記為雜誌 贈閱
	【無法投遞請會子退回】

### 四念處專欄

台灣的醫療，受經濟與功利導向之功利，科技醫療加上健保不適當的給付(廉價人力、醫療)，原本很自然的事情，變得很不自然，導致病醫間易有互不信任現象。雖然大環境變得讓人身心俱疲，但大部分的醫療人員仍秉持初心照顧病人。

「心靈環保經濟學」作者果光法師提到，心靈環保經濟學可以幫助人類的生活快樂、幸福、平安、健康，利己利他，是人類經濟發展的初衷與目的。醫療的初衷也是利人，且因「利人」而利己!民眾因醫療人員的初衷——慈悲與關懷而健康、平安、幸福；醫療人員也能秉持初心照顧病人，而豐富個人的生命與專業，更是利他既利己的行業。

以阿秋伯為例，認識他時，他的肺已達纖維化末期，即使24小時使用氧氣，仍因肺功能小於30%而生活受限，且常因急性感染，喘到無法自主而掛急診住院治療。隨著肺功能的退化，住院的時間，從兩個星期、三星期，增加到超過一個月。我服務的醫院，只有3個內科病房，因此內科的醫護人員都與他很熟，都叫他阿秋伯。

年幼，父母雙亡的阿秋伯，在小學畢業後就自己賺錢養自己。靠當礦工養活一家人的他，才一退休，就被診斷罹患患肺症第四期，必須與「喘」共存。有個性的他，無論居家或住院，堅持子女只負責照顧三餐及生活協助。床旁的

## 297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歡迎參加台北靈山講堂舉辦的「禪坐健身班」教學！！**
透過禪坐，您可以更接近自己、更認識自己；知道如何運用智慧來紓解生活的壓力以及解決生命所遭遇的問題；而配合氣功的教學，使您學會如何舒適筋脈，健全體魄，達到動靜宜，生活充滿喜悅與自在的人生。

**一、時間：**2014年11月6日(四)起每週四晚上7：00～9：00（為期二個月）
**二、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三樓
**三、內容：**佛教禪坐與氣功健身教學。
**四、報名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七樓
**五、電話：**2361-3015、6
**六、注意事項：**報名請攜帶相片兩張。

##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11月-12月）

目次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報名時間及電話
001	優婆塞戒經講座	每月第一、三個星期日 上午09:00至11:00	台北講堂	敦請行新法師主講「優婆塞戒經講錄」（太虛大師著）	1. 即日起報名 <p>2. 報名電話：02-23613016</p> <p>3.報名地點：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七樓</p>
002	禪坐健身班第297期開課	2014.11.6(四)晚上07:00至09:00	台北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b>靈山</b> 現代佛教	<b>第1版</b>
第366期 2014年11月出版	心古典醫療—素樸的心素樸的關懷 297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11月-12月）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靈山現代佛教月刊雜誌社 LINGSHAN MODERN BUDDHISM MONTH 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一日創刊 創辦人兼導師：釋淨行 發行人：釋行新（郭陳敏） 編輯：靈山現代佛教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靈山現代佛教月刊雜誌社 社 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 7F., No.21 Sec. 1, Zhong xiao W.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R.O.C.) 電 話：02-23613015～6 傳 真：02-23141049 郵政劃撥帳號：19726167號 帳戶：靈山禪林寺	靈山現代佛教 第366期 2014年11月出版

## 心古典醫療—素樸的心素樸的關懷 ■ 高碧月

三層車，是他住院時的好幫手——放著日用品、輔具、帽子、太陽眼鏡…等，自己照顧自己。他了解也接受自己體能的限制，知道走路需要輔具慢慢的走，即使如廁也從容自在。

醫療人員了解他的想法，也知道他喘得很辛苦，很自然地配合他的想法照顧他：如，替他安排鄰近護理站靠窗的床位和一住院就自動裝上已成為他專屬的電扇等。有一天，他老伴因肺炎住院，隔天很自然地就成為阿秋伯的鄰居，兩老住在一起，仍以不影響子女的工作及生活為原則的方式住院。

住院期間，照顧兩個有不同程度失能的老人，沒有人要求他們另請看護照顧，著實令我感動，因為有多位曾住過他院的家屬說：「一住院，就要求我們一定要24小時有人陪，否則要請看護。」。名義上，是先生照顧臥床的太太，實際上，阿秋伯已行動不便，生活上有75%以上需要別人的協助。醫療人員默默的配合家屬，謙和小心的照顧兩老，因為大家都知道，支持阿秋伯「自己照顧自己」的想法，就是幫助他找到希望。

雖然能夠「自己照顧自己」讓阿秋伯感到窩心，有力氣與「喘」共存。但有一件事大家都不知道，直到他太太過世後，他含羞的告訴護理人員：「我也希望能像她這樣，順順的去，尚好！」。

<b>靈山禪林寺藏經樓 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b>
<p>本寺創辦人上淨下行人，畢生重大志業之一，為將漢文大藏經翻譯成越文大藏經，承上人宏大願力及十方善信殊勝助緣，目前翻譯印經事業已近圓滿，越文佛經及著作陸續出版。茲為安置倡印之越文佛經，而興建藏經樓，以利流通。</p> <p><b>勸募辦法</b></p> <p>（一）募款以<b>二百單位</b>為募款目標。</p> <p>（二）靈山禪林寺擬於興建藏經樓募款目標達成後，啟建<b>梁皇寶懺法會</b>，為功德主祈福消災。</p> <p>（三）藏經樓興建後廣泛使用於藏書、講經、僧寮等…利益眾生。</p> <p><b>靈山禪林寺 新北市石碇區永定里大溪墘109號</b>  <b>連絡人：釋清根 0933-138-619</b>  <b>釋清藏 0933-469-132</b></p>

##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名稱	主 講 人	時 間
梁皇寶懺法會	行河法師 主持	週二 晚上07：30～09：00
梁皇寶懺法會	行河法師 主持	週四 上午09：30～上午12：00
禪坐健身班	張文崧老師 主持	週四 晚上07：00～9：30
藥師經法會	每月第二週日	週日 上午09：00～12：00
禪林出坡	每月第四週日	週日 上午09：00～
優婆塞戒經講座	行新法師	每月第一與第三個星期日上午9：00至11：00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捷運台北車站3號或7號出口）
電話：（02）2361-3015～6

名稱	主 講 人	時 間
藥師寶懺共修	行河法師 主持	每週 週四晚上07：00～09：30
法華經法會	行河法師 主持	（每週第三週。週六、日）早上8：30～下午6：00週日下午甘露施食

地址：台中市進化路575號16樓之1（國產大樓）
電話：（04）3702-1688～9

靈山現代佛教月刊雜誌社

# 2014 靈山文教基金會青少年和兒童4Q夏令營活動紀實 之三

■撰稿／余彥頻、趙祺翔、賴佑昀、陳章如、劉珠嬋 ■攝影／鄭景文、陳惠美、林真伊、孫韶慧、陳秀月、簡芬君、張碧珠

## 兒童營 營隊長 余彥頻

連著5年，看著魚兒（淑瑜）的堅持，夏天都要舉辦靈山兒童和青少年營，真心佩服她的毅力，想著如果再不盡份心力，真覺得配不上自己的好朋友，今年再怎樣都要硬著頭皮接下兒童營隊長的工作。

接下這工作之後，很快就理解它真是個很「硬」的工作，在不認識任何佛教徒的情況下，要怎麼找齊一整個團隊來完成這個大愛的工作呢？這個擔憂很快地顯得多餘，魚兒和秀月（另外一位很有愛心的朋友）早就「鋪陳」了很多朋友，他們非常樂意來幫忙。很難想像這是志工的工作，沒有薪水，卻有這

麼多人願意貢獻自己兩整天或一個時段來幫忙，感覺靈山真是滿滿的愛！

這真的是兼容並蓄以及多元的團隊，從第一天一大早的場地布置可見端倪，所有的布置和工作都在七嘴八舌中完成，大家都有自己的意見，同時也願意尊重別人的意見。這兩天就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氣氛下完成。雖然中間插曲不斷，突然小朋友流鼻血，突然麥克風鬧脾氣沒聲音，但是兩天的營隊還是在驚喜不斷的情況下畫上句點。看著最後的影片，頓時好感謝也很感動，感謝大家的幫忙，感動大家的生命故事，大小朋友的生命在這兩天交叉並行，激盪出漂亮的火花。

感謝這兩天大小朋友的幫助和支持。祝福大家一切順利平安。



## 能付出就是一種最大的收穫 兒童營 老師 趙祺翔

這次很幸福，能到靈山陪孩子們度過一個很有意義的暑假，課程中我帶領孩子們共同創作，畫下最讓他們感恩的人，看著孩子開心的笑臉，心中的快樂是再多的金錢也滿足不了的，能夠陪伴孩子，其實是一種福氣，也是一種學習，這讓我想到兩年前在我生命中所發生的一件事。



曾經和中華華人講師聯盟社團的講師們到中國去做法慈善演講，為了幫助一間經濟上很弱勢的小學，我們一群人自費付出機票錢、住宿錢、講師費，還從台灣帶去一大堆自己的出版品到對岸去，為的就是將所有募來的錢捐給當地的小學，讓那些孩子和我們一樣，可以接受教育。記得那次的演講，每個老師都盡全力演出，而最後的成果也很豐碩，我們募到一筆不小的金額，還記得當校長接過善款的那一刻，感覺他的眼淚都快掉出來了，他用沙啞的聲音告訴我們：「我會把你們的名字都刻在石碑，放在學校的牆上。」我們一群人聽了忙說不必，我們是來做善事交朋友的，不是來留名的，不必要這樣子。校長他聽了，告訴我們：「我做這件事是要告訴第一天來上學的一年級孩子們，為什麼學校可以蓋得起來，是因為在多年前，有一群很有愛心的叔叔、阿姨，他們辛苦地來到這裡，用演講做義工，用這筆錢幫助了這間學校，所以你們才有書念，未來你們要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也可以去幫助別人，做一個讓別人也可以得到幸福的人。」



這個故事成為我心中一個永遠珍藏的記憶，我學到，原來幫助別人，自己是那麼幸福，我學習到當我願付出，給予別人一點點的時候，這類種子會變成一顆果樹，最後這棵果樹上會長出多少果子，讓別人可以享受到，是計算不了，也想像不到的。從此以後，教育這件事變成了我心中的一件大事，只要行有餘力，就會連著可以怎麼付出，而這次與靈山的相會，更是讓我知道原來透過連結，善的力量可以這麼大，我想這次的夏令營只是個開始，我們種下了許多善的種子，希望這些種子在未來能開出不同的花朵，滋潤更多心靈。



## 兒童營 小隊輔 賴佑昀

在忙碌的8月，硬著頭皮答應淑瑜的邀請，參與夏令營的活動擔任志工，個人設定要做伙食房的志工，最後被告知要擔任小隊輔，根據以往擔任志工的經驗，心中暗暗OS了一下，哇-要跟這些小惡魔相處！



從報到開始就發現小朋友各有特色，有乖巧、調皮、酷酷型、淡定型、一臉聰明的。課程開始後，乖小孩的跟調皮型的互動後，變成超級調皮型；酷酷型的變成樂於分享型的；乖巧型的變成超級智慧型，果真讓我大開眼界！

## 兒童營 志工 陳章如

哇～很久沒有和一票小孩子在一起，兩天的夏令營看到小朋友充滿著活力的笑聲，好久沒見到了，這是個很棒的活動，可以讓小朋友在這兩天學習平常不太會接觸到的課程，連我們在旁邊看著，都覺得很有意思，這個夏令營一定能長久久久，這些小朋友都是未來的接班人。



## 再一次的學習 兒童營 志工 劉珠嬋

今年暑假雖然因為去英國旅遊，而錯失青少年營的學習機會，好在七月廿六、廿七兩天能跟著國小營的小朋友們一起學習。每一堂課的老師都舉一些例子來引導這一群未來的主人翁，像大鼻子的老師（棋翔）就舉自己健康的情形，來告訴小朋友們不要養成抽菸喝酒的壞習慣；還有清根法師和張文崧老師的教導和分享，也都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今年師父在課程中沒有安排形式的「學佛行儀」的過程，但是提醒小朋友一些生活細節。師父說洗筷子要用刷子刷，不能把筷子一整把握在手中，互相搓搓搓，為什麼呢？我馬上豎起耳朵仔細聽著。師父說：當我們在洗筷子的時候，旁邊還有我們看不見的神明在用餐。師父這項重點提示，或許小朋友不甚理解，可是我卻一下子頓悟了，之前，我也以為一整把握筷子互相搓洗是最乾淨的，以後不能這麼做了。

師父還告訴小朋友要珍惜食物，因為有很多地方的小朋友都沒有東西吃，甚至要吃土，還有香積志工阿姨準備餐點也非常辛苦。今年，師父和香積志工精心調理的餐食實在太可口了，或許小朋友有聽到師父的提醒，或許他們正在成長食量大增，因此，無論第一天午餐的炒米苔目、素肉脯，下午的「黑糖糕」點心，以及第二天午餐的素菜，都非常受歡迎，有的小朋友還添了好幾回，這和前幾年的情形大不相同。我自己不但享用了美味的餐點，在幫忙清洗碗盤和檯檯木汁的過程中，更體會到師父和香積志工阿姨的辛苦。

那是第二天，我和一位年輕的志工姊姊，推著用過的碗盤到七樓的陽台沖洗，此時正值過午時分，炎熱的氣溫加上西曬的陽光直接打在身上，使人全身發燙，感覺皮膚就要燒起來了，眼睛怎麼也睜不開，我們拼命的洗啊洗，希望趕快把碗盤洗好；後來，淑瑜邀我一起去樓上壓檸檬汁，我們要利用那些檸檬皮已被削去做天然清潔劑的檸檬，把



大朋友陪伴著小朋友一起度過快樂的暑假



它們榨成汁再加冰水和黑糖，調為好喝的黑糖檸檬汁給小朋友和大朋友喝。我們也是站在那個完全西曬的陽台榨檸檬，雖然有電動榨汁機，但需使勁壓著檸檬，可是我的腕力不足，放機器的手面又有點高，做起來有點吃力。由這兩次的經驗讓我更體會到師父和志工阿姨們在這麼炎熱的氣溫下，想盡辦法做出美味的佳餚，是多麼辛苦。而我也從中學學習製作純天然、美味又能退火的黑糖檸檬汁，好喝又不會產生胃酸，真是棒！

再者，每年都來教小朋友氣功的張文崧老師，他除了教小朋友有益健康的氣功之外，還告訴小朋友要愛護小動物，無論蟑螂、螞蟻都是一隻小小的生命。張老師說，與其害怕看到這些蟑螂、螞蟻，甚至要除去牠們，不如隨時把自己的環境整理乾淨，如此這些蟑螂、螞蟻就不會出現，也不會造成環境髒亂和後續的處理問題，這些也都是我們在生活中要隨時遵行的。

其他老師也舉了許多例子來教導小朋友，讓小朋友在學習中學到品德禮貌、生活習慣、與別人互動的禮節等，我們這些大朋友和老朋友也從旁一起學習，受益匪淺，非常感謝有再次學習與體驗的機會。

## 全家出動參與夏令營活動，家人一起學習成長的幸福家庭



## 103年8月功德錄(續)

Table with 2 columns: Amount and Name. Includes names like 黃素慎, 陳世昌, 王月勤, etc.

## 103年9月功德錄

Table with 2 columns: Amount and Name. Includes names like 釋欽終, 田章偉, 黃長安, etc.

Table with 2 columns: Amount and Name. Includes names like 釋迦台, 釋迦約, 莊凱旋, etc.

Table with 2 columns: Amount and Name. Includes names like 丁耀福, 藍華華, 藍素貞, etc.

Table with 2 columns: Amount and Name. Includes names like 蔡新慶, 蔡新慶, 蔡新慶, etc.

Table with 2 columns: Amount and Name. Includes names like 蔡新慶, 蔡新慶, 蔡新慶, etc.

Table with 2 columns: Amount and Name. Includes names like 謝張瑞儀, 鄧奕珠, 林婉娟, etc.

Table with 2 columns: Amount and Name. Includes names like 林進豐, 林真伊, 林真伊, etc.

Table with 2 columns: Amount and Name. Includes names like 黃根雲, 黃彥智.

因版面有限，未能刊載功德錄下期待續

# 專題論壇 初論佛教與科學之交會(上) ■ 林建德

佛教VS科學

## 一、前言：傳統宗教與科學的對峙

科學的發達，提供對這世界新的認識，此新認識所衝擊的莫過是傳統宗教。如一、兩百年前腦科學尚未發達，人對心理疾病以及認知或精神狀態等相關問題，皆乞靈於宗教或傳統文化的理解，而這都涉及神鬼的想像。例如，癲癇 (epilepsy) 患者，發作時或而面目表情扭曲變形，或四肢痠地抽搐，模樣顯得嚇人，此就數百年前的解釋，大致不出鬼魔附身或中邪，聯想到鬼靈的解讀，此時解決之道在於「驅邪」或「驅魔」，或水灌、或火燒，令所謂「中邪者」身心倍受煎熬。

然而現今的神經科學告訴我們，這不過是大腦的問題，因腦病變成腦細胞突然異常放電，而引發的腦功能失調，屬於一種神經系統疾病。如此，宗教過度的解釋被揚棄，否認鬼魅的介入，取而代之的是腦科學的正解；其它如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 等亦如此，都與神鬼無關；而倘若堅持宗教的觀點，將被視為是可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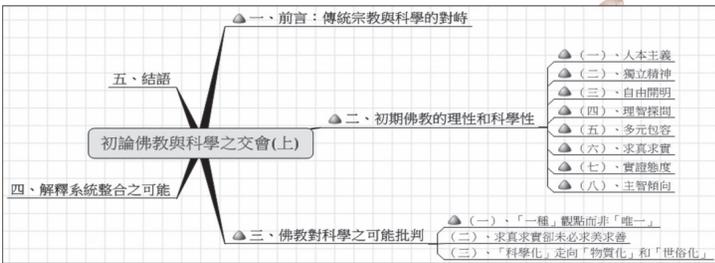
可知，科學的觀點戳破宗教式的鬼神想像，認為此多半是「人窮呼天」的心理投射，例如風雨雷電的發生，並無所謂風神、雨神、雷公等，月亮上也沒有嫦娥和玉兔等。如此，該如何看待宗教裡的固有的認識和諸多記述，成為可論辯的點。而近來「自然化」的聲浪亦在此，如關於佛教主張的六道輪迴，<sup>1</sup>以及諸多的菩薩、龍天護法等，會不會如嫦娥般的神話想像，甚可說成是種迷信？科學與宗教間是否有調和的可能？<sup>2</sup>

然而，宗教的堅信者，甚仍認為科學的解釋，未必取代過去宗教的理解。例如癲癇之發生，正因鬼魅降身，使得大腦不正常放電所致使，因此科學解釋僅是解釋整體現象的一面，而不見得是全貌。在現象的背後，其實還有更根本的原因存在。

對此，科學家會回應說，科學的解釋是正確的，在於醫學科學已有效控制癲癇這種疾病，不管是透過藥物治療或者外科手術，都使病人發作的情形減少改善，乃至痊癒，此已然證明科學觀點是對的。但是，對於鬼靈堅信者而言，藥物或手術破壞了鬼魅附身的條件，當所依附的載體產生結構上或生化上的改變，造成其附身的困難，所以才減少發生或不再發作，因此仍舊是有宗教理解的空間。

如此科學與宗教間的對立衝突，涉及理解模型的差異，例如癲癇或精神分裂症等，是否「就只是」大腦的問題，還是「不只是」大腦的問題，前者是科學觀點，後者是宗教立場；科學與宗教兩者，可說提供同一現象的不同解釋。<sup>3</sup>

雖然宗教往往預設前提，而有其解釋的獨斷性；相似的，科學多少亦如此，而倘若把這些前提預設移除，先承認自身立場可能是錯的，再來



進行溝通和對話，將會是有效的溝通和對話。<sup>4</sup>所幸，在科學與宗教互動過程中，佛教所保持的理智和開放、開明，可說在宗教信仰中獨樹一幟，重啟宗教與科學間正向對話的可能，而這源自於佛教自身所具有的科學精神，以下即進一步說明。

## 二、初期佛教的理性和科學性

佛法是循著古印度「見真實而得解脫」的脈絡而開展，此如《般若心經》開宗明義言：「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亦即要「度一切苦厄」，首先必須「照見五蘊皆空」，意即洞悉五蘊身心之實相；而要洞悉身心實相，就必須「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即透過甚深智慧的修持，如實知五蘊而到達解脫的彼岸。因此佛法的精神相應合於科學「求真」的精神，可說兩者目標一致，方法不同，而也因為方法不同<sup>5</sup>所以結果亦有別。關於初期佛教的理性和科學性，姑可藉以下八點說之：<sup>6</sup>

### (一)、人本主義

所有的宗教創始人中，佛是唯一不以「神」自居，他自承只是一個單純的人，不是「神」的化身或使徒，也不是「彌賽亞」(Messiah/救世主)，他只是發現及指引我們解脫的道路，而不是發明或創造了這條道路，任何人只要依靠自己走這條路即可獲得解脫。而此宣稱人是自己命運的主人，我們必須為自己行為負責，這在當時印度社會中乃是極為大膽的跨步。<sup>7</sup>如此，相較於神教信仰以至高無上的創造者作皈依對象，佛教的人文、人本色彩即益鮮明。

### (二)、獨立精神

依佛教而言，一切命運操之在己，而不由其它造物者或神靈主導，主宰；<sup>8</sup>佛經上說：「自洲

自依，法洲法依，不異洲不異依。」<sup>9</sup>即表示在求道、學法的過程中，要依靠自己、依靠真理，而不要依靠自己和真理以外的任何事物，既不受任何神靈或外力的感召感應，也不是透過祈求、祭祀、膜拜、儀軌等，而得到所謂的救贖或解脫；唯追求智慧的覺悟，一旦將人的特質充份、完滿的實現，即是成佛。

### (三)、自由開明

佛成立僧團，並不是絕對權威、絕對領導，如佛說：「我不攝受眾」，又說：「我亦是僧數」，表示在出家僧眾的組織裡，佛並不以領導者自居，而卻主張：「以法攝僧」，即以制度來規範和統合僧團。<sup>10</sup>此除了平等外，也表達佛弟子間是自由的。在經典中，佛從未想到約束僧伽(和合僧團)，他也不想要僧伽依賴他。佛說，在他的教誡中，沒有任何秘密法門，沒有隱藏東西不可告人，一切的教法都是對外公開、向外開放的。<sup>11</sup>

### (四)、理智探問

《葛拉瑪經》(Kāḷāmas Sutta) 表明每個人最終都必須為自己負責，而且必須使用理智做自己的決定。此經表示，佛陀鼓勵懷疑，提倡疑所當疑，對於任何一件可疑的事，都應生起追究探求的心，而不可被流言、傳說、及耳語所左右，亦不可依賴宗教典籍，不可單靠論理或推測，不可單看事物的表象，不可偏好由揣測而得的臆見，亦不可因某事物之似有可能而信以為實，不可因為權威而貿然接受。這樣的「疑」代表不迷信、不盲信，因為要追求進步，所以需祛除疑惑；而祛除疑惑，又必須要有確實的明瞭。<sup>12</sup>

### (五)、多元包容

佛不但允許自由思考，而且對不同的宗教寬容以待，如《尼柯耶》和《阿含經》記載優婆塞決定改宗皈依佛陀，遠離他先前的老師，但佛要他不要急著決定，要他慎重考慮一番；但當優婆塞再度表示虔敬皈依之意，佛要他繼續恭敬供養他以前的老師，一如往昔。<sup>13</sup> (下接第四版)



Footnote 1: 如Dale Wright曾於2005年發表論文，主張「自然化的業力概念」(naturalized concept of karma)，認為佛教業力說不必然蘊含輪迴概念。見「Critical Questions toward a Naturalized Concept of Karma in Buddhism」。同似立場亦可見Owen Flanagan, The Bodhisattva's Brain, MIT Press, 2011.
Footnote 2: 如2005年一部電影《驅魔》(The Exorcism of Emily Rose) 依據德國一九七零年代中期的一宗疑似附魔的真人事件改編，描述天主教收容了一名19歲的著魔少女，並為她進行驅魔儀式，且反對他就醫服藥；但精神科醫生卻堅持這是腦病變的問題，而不是鬼魔的問題。最後少女的生命犧牲，當初驅魔的神父陷入謀殺的訴訟官司。如此，也顯示宗教和科學兩種理解範式的對立衝突。
Footnote 3: 不只科學和宗教是面對疾病時不同的解釋系統，包括中國傳統醫學(即中醫)亦也提供和西醫/實證醫學迥異的觀點，兩者的生命觀和探究方法亦截然不同。
Footnote 4: 一如達賴喇嘛的開明態度而說：「我之所以有信心在科學界探索，乃因為我有個基本信念：科學和佛學的基本目標是一致的，均是以嚴謹的驗證來追求實相的本質。如果科學分析很明確的指出某些佛學觀點是錯誤的，我們就應該接受科學發現的事實，放棄這些觀點。」Dalai Lama, The Universe in a Single Atom: The Convergence of Science And Spirituality, p. 2-3. 此外，達賴喇嘛還提到，如果科學所證明的事實與佛教的理解相衝突，佛教必須隨著著作改變。我們應該永遠接受與事實相符的論點。而且，我們須藉由現代的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心理學等科學新知，來時時更新(updating)佛教學習的課程。以上可見Anne Harrington and Arthur Zajonc, The Dalai Lama at MI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4-15.
Footnote 5: 例如第一人稱(first person)和第三人稱(third person)的不同進路，使在探究方法上各有強調。
Footnote 6: 以下之分析許多部份是參考Walpola Rahula, What the Buddha Thought, London: Gordon Fraser, 1967, pp. 1-15.
Footnote 7: Ibid., p. 195.